

## 【修身漫谈】

## 看孔府里公爷小姐怎样长大

□杨义堂

曲阜孔府是孔子嫡系长孙的府第，前衙后宅，东中西三路建筑，九进院落。孔府的每一代主人称为衍圣公，明清时期为正一品官员，上朝时身穿麟袍玉带，列文武百官之首，地位十分显赫。孔府里的小姐们长大以后，也都嫁给皇亲国戚。可以说，孔府里的公爷小姐都是衔着“金汤匙”出生的人。

许多人都会认为，孔府里的公爷小姐一定是锦衣玉食、养尊处优、颐指气使。其实不然，孔府对幼年时期的公爷和小姐们要求十分严格，甚至还不如今天的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宽松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？

先说吃饭，孔府的祭祀和宴席是极尽铺张，祭祀是“必丰必洁”，孔府菜有满汉全席、燕窝鱼翅、诗礼银杏、红烧肘子等，可谓琳琅满目，色香味俱佳。但是，孔府平常的一日三餐却是粗茶淡饭，小公爷、小姐和夫人在一桌，六个普通的菜，加上咸糊糊、煎饼、红薯、咸菜等。不许孩子挑食，夹到什么菜就是什么菜，不许再放回去。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从小爱喝一种用豆扁、菜叶熬的咸糊糊，以至于他长大后南下抗战，在重庆住了八年，回家后，张口就要喝咸糊糊。

再说住宿。孔德成小时候跟嫡母陶氏住在一起，上学以后，就跟着私塾教师一起住在私塾里，用的都是鲁西南农家铺的蓝底白花土布床单，被子是花布被面。两个小姐孔德齐、孔德懋住一间，也是十分简朴的床铺，没有玩具什么的。游客去孔府内宅前堂楼参观，还能够看到当年的摆设。

孔府有专门的成衣坊，专门给孔府主人们做衣服，从祭祀用的冠服，到日常生活常服，从夏天的长衫，到冬天的皮袄、大衣，应有尽有。但是，做出来以后却不允许孩子们随便穿，只在过年和节日时才穿新衣服，过节之后就要脱下来。

孔德成平常的衣服，从小到大就是两种，夏天长衫，冬天长袍，戴着一顶瓜皮帽，帽子上用珍珠缝着一个“寿”字。孔德成的两个姐姐孔德齐、孔德懋只穿蓝布大褂子，黑布鞋，发型是大辫子扎红头绳，最时髦的就是从济南买来的花洋布大褂了。有一年过完年了，要把新衣服脱下来，小姐妹俩不愿意脱，被大人批评，直到换上旧衣服才算完。

孔府的西路称作西学，是私塾所在

地。孔德成五岁时开始读书，两个姐姐和府医的儿子刘三元一起陪读。孔府聘了五位教师给他们教课，课程有四书五经、书法、古琴、珠算。民国以后兴读“洋学”，孔府也从北京请来了教师王毓华，教数学和地理，又从曲阜师范学校留下了一名叫吴伯箫的毕业生，让他到府里来教英语。

孩子们每天早晨七点起来，到私塾里背书，上午、下午都有课，夏天的晚上可以到花园里乘凉，冬天的晚上还要上灯学。无论寒暑，每天晚上都要写日记，孔府档案中，还保留着孔德成姐弟幼年时候的日记。

孔府私塾里平时从来没有休息日。按照天干计算日期，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成、收、破、危、开、闭，十天休息一天。但是，教师们往往不执行，经常加课。只有在祭孔、清明节扫墓和过年的时候才可以不上课。孔德成的父亲死得早，作为公爷，他要去会见客人，每次会见之后，必须马上回来读书。近乎苛刻的教育，使每一代的衍圣公和小姐们都能熟读经史子集，书法、诗词、绘画也都十分出众。孔德成7岁就能作诗，就有人来求字，后来研究周礼和青铜器，成为台北故宫博物

院院长和台北大学教授。

孔府里的礼仪规矩很多，称作“礼仪家规矩”。孔府上下对幼年时代的公爷小姐要求很严，特别是对小公爷，千方百计要把他培养成“圣人”。过年过节，小公爷要跟着大人去磕头，从始祖孔子的塑像到父母一代的牌位，几乎都要磕一遍，还要向近支府第的长辈去磕头请安。就是孔府里的仆人，小衍圣公也要尊称“张妈”、“王妈”等。

有一次，孔德成和府医的儿子刘三元一块玩打仗，不小心用小石头把刘三元的头打破了，吓得孔德成躲了起来，女仆们就千方百计把他找到，让他向小伙伴道歉才算完事。在礼仪规矩中长大的孔德成恪守道德和操守，抗战前夕，日本特务马场春吉来曲阜，找了很多的说客，争取孔德成去日本，孔德成坚决不去，并且拒绝与日本人交往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，许多家长对孩子十分娇惯，唯恐受不得半点儿委屈。许多的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更是为所欲为，无法无天。看看过去孔府对公爷小姐是如何严格要求的，应该能得到许多的启示。



末代衍圣公孔德成(右二)和大姐孔德齐(左一)、二姐孔德懋(左二)与私塾教师王毓华在一起。

## 【我家家教】



□李坤道

父亲在遭受三次脑血栓后，躺倒并且失语了。一辈子忙碌劳作又寡言少语的他，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“退休”生活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的双眼总是充满了怯弱和挣扎的眼神。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，贫困使他们饱受歧视备尝艰辛。

那时候还是集体生产，母亲因身体有疾，全家就父亲一个劳力挣工分，他拼命命拣队里的累活、脏活干，推石头一次能装千余斤。我放学后到田里去给父亲送的饭，一般是窝头或煮地瓜干，他怕人看不起，总是躲到地角去吃。

有两件事至今在我脑子里磨灭不掉，且随时光流逝痕迹愈深。一是每年村里年终决算张榜，父亲的名下总是欠粮户，大队的喇叭只要一喊父亲的名字，他就吓得不敢出门；二是我读高中那年，在我上不上高中这个问题上，父母发生了激烈争吵。父亲急切地盼我上学，帮他干活养家；而母亲却在我身上寄托了她无限的希望，又担心不让我上学将来会埋怨她。争吵持续几天，母亲请来大舅调停。大舅说，第一学期五块钱学费我拿，第一年学习不行就退学。父亲妥协，一声叹息，眼神甩出一股委屈和失望！

快入学了，父亲到南山砍了一根木棍，把它修理成扁担，给我挑行李用。我局促地站在他身后，看他一双粗糙的手，如蹩脚的木匠，把那木棍反复打磨，就像要把所有希望一刀一刀地刻录在上面，

又似把千斤重担一点一点地为我剥去。由于住校，姐姐每天摊的煎饼得先积攒够我一周伙食，剩余的才是一家人的奢侈食物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因我长大而改善，反而降低。学校时间抓得紧，我周六下午回家拿饭，第二天早自习前就得赶回学校。早晨四点左右，父亲就起来生火给我做饭，蹲在门口，一边吧嗒着旱烟，一边看我吃完。我走出好远，还能听到他有点故意的大声咳嗽。

我家离学校近20里路，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叫老虎岭的山冈。早晨5点，是深秋很黑的时辰，我背着煎饼，提着咸菜罐，向学校赶。羊肠小路的两边是深不可测的玉米地，秋风吹得玉米叶沙沙作响，路边间或冒出的木头电线杆，看上去像忽然钻出一个人。可我总觉得身后有父亲跟着，竟然从来没有害怕过。

高考过后是漫长的等待。母亲紧张得天天烧香拜佛，领我找人算卦，父亲却似乎很平淡，照样每天忙活他的地。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母亲故意装出很悲伤的样子诳父亲，说：“孩子没考上！”父亲听了，先是一愣，眼睛盯着手里的锄头，若无其事地嘟囔：“愿意学就再复习，不愿上就下地吧！”

我要到南方一座城市上学。父亲的眼神里，充盈着遥远的希望和现实的无奈。我打点行装，父亲给我捆扎被褥铺盖，捆好放开，反复几次。他嘱咐母亲给我带上点煎饼、咸菜，说南方饭食不习惯，又让姐姐把当天卖菜的钱也拿出来，凑齐170元整数，说穷家富路。

父亲这多半生没有出过远门。2010年女儿要到青岛上大学，我和妻子许诺一定陪父亲去青岛看大海。由于工作忙碌，这话一放就是两年多。去年夏天，我和妻子回老家，要拉上父亲去青岛。可无论怎么劝说，他一只手死死地抓住门口栏杆，就是不走。我把轮椅搬上车，母亲也吓唬他：你要不去，家里也没人管你了。父亲无奈地松开手，脸上两行老泪缓缓流下。在女儿学校，他很兴奋，一直仰头对着他孙女的宿舍张望。在校园照相，女儿扶着爷爷的肩膀，他端坐轮椅极力配合，姿势犹如一尊雕塑。

在海边，我把轮椅推到离海水最近的地方，妻子忙着给他照相，随行的孩子一眨眼就冲进了海水中嬉闹，父亲嘴里呜哩哇啦，左手到处比划，妻子问这问那，猜不出他什么意思，父亲无奈地垂头丧气。待到我把几个孩子从水里赶回来，他才用力点了点头。一阵急雨突如其来，我背起父亲就跑，可沙滩上实在跑不动，他左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，像要拼尽全力帮我。青岛之行，我和妻子五味杂陈，唏嘘不已，既有了却久有心愿的轻松，又掺杂着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感慨愧疚。

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代表不了别人，他也不想去代表谁。但在他这一代农民中，吃苦耐劳、大爱无痕、心存希望、观念老旧的人，又何其之多！

父亲的眼神，不仅串联起我对乡村生活的记忆，而且常常引起我对后来生活的沉思——坚守自己，倾力付出！

在农村，一到六十多岁，便开始操心张罗“备老”。备老有三项主要内容：一是修坟，二是备材，三是送老衣服。其中修坟是重头戏。如果祖坟在自家地里还好说，什么时候修，怎么修，完全自主。而老林(祖坟)在别人地里，又不想另择新的墓地，就有点麻烦，得先解决用地问题。或是以地换地，或是白送一块地给人，求得地主同意才能使用。

修坟须得在闰年份里做，请专门的阴阳先生查勘，黄道吉日动工。这是老谱，根本原则，毫不动摇。所有帮工以本姓、本家兄弟爷们为主，外姓人为辅。提前一天赶集买菜、搭棚支灶、烹炸荤素，这个都是在厨师的筹划、指挥下进行。这些灶上的活计，本家本门的娘女婆媳，亦是一起动手备办。

过去，修坟多用红砖砌垒，然后抹成水泥平面，之后画上各色图案，最后盖上盖板，用土堆盖好，便可完工。近年，有人专门制售成品的墓材石料，大小、厚薄、尺寸都有基本的规格，图案也是事先雕刻好的，开扩后，组装起来就成。前一种费工、省钱；后一种省工、费钱。近来，农村经济发展，农民手里都有点活，讲究排

## 【从生老病死看风俗演变之二】

## 关于老

□祁白水

场，有面子，多是取后一种修坟法。一套石料，也有昂贵低廉之别，各视自家经济条件提前看订妥帖，用时，卖主免费送货上门，免费组装。

开扩时辰，过去大都选在白天，开挖好了，一天不能完全垒砌结束，晚上还要专人在里边睡觉值班，防止有人捣乱使坏。这份工作，多是主家儿子们的分内事，外人不得与役。现在的人，经验成熟，找人查选日子时辰，多选在夜间，如在开春干活，夜短昼长，就选在下半夜开工，若在秋后办事，夜长昼短，就选在上半夜开工。自开扩至组砌结束，大约在中午十二点前完成，然后坐席喝洒。

开扩前，燃放鞭炮，一是喜庆，同时也是“广告”。本村在家的青壮爷们听到鞭炮后，便会陆续扛着锨来帮工，用不多时，林(墓)地里就会聚得很多人。扩坑内，至多仅容三四个人同时刨挖，其余的人，围在边上一边抽烟，一边聊天，轮番上阵，早饭前就可开得扩就。其间，干活的人，不得在扩坑里吐唾沫、吐痰，不得穿胶皮底的鞋子入坑。还得准备好一块大篷布，见东方鱼肚白出，就得扯上扩坑之上用以遮蔽日光。这些禁忌是何道理呢？反正上一辈就是这样做的，现在也如此做就是，少有人去深究。

这两年，村里人手里有钱了，修坟竟然成了仅次于婚丧的第三大红白喜事。婚事当然是红喜事，丧事当然是白喜事，这个修坟，既不红也不白，但一样做得有板有眼，轰轰烈烈。这突出表现在，开扩结束后，早饭吃一席，皆是干活帮工的，无客，一样十盘八碗，有烟有酒，随意吸喝。中午砌垒封盖完工，午饭吃一席，这一席，除去早饭后继续留下来帮工干活的(有家里忙，只帮个早工就回去)，还有客人，都是提前通知好的，有舅家、姑家、姨家三大表亲，一家三四客不等，男客女客均有，也是十盘八碗，好烟好酒，放开了吃喝。

其间，本村不论亲疏，或红包，或烟酒，均来随份子上礼，但不上席吃喝。在此干活帮工的，上席吃喝，但也一样有随礼。一天下来，院子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最后，席罢人散，桌上菜吃不到一半，遍地烟蒂，空酒瓶子倒小山似一大堆。

其实，这点活，完全可以交给专门的小施工队，能省一半的开支呢，但没人去那样做。这种事，帮工的越多，越热闹，主家越有面子。邻村有一户人家，平日在村里为人不咋地，儿子在外面做官，回家来给老子修坟，鞭炮放过，村里竟然无人上凑儿，只好包给施工队，叽叽喳喳地办了一场“哑公事”，让村里人好一阵子笑话。

如今，攀比之风日甚一日。有人用砖砌，马上就有用大理石的，有人用三千块一套的石料，马上就有用五千块的，比着花钱。近日中央下文件，要求党员干部节俭办丧事，政风影响着世风，但愿这陈规陋习与奢靡之风可得收敛。